



【原乡切片】

## 深秋柿子红

□戴发利

深秋,天地间流淌着暑去寒来的一缕清冽。走进山川和村庄深处,那漫山遍野的柿子树,那挂满枝头的红彤彤的柿子,在清晨的薄雾清霜中、午后的灿灿阳光下、暮色的袅袅炊烟里,摇曳生姿,风情无限。

山山岭岭间的柿子树,老干虬枝,高大挺拔,苍劲沧桑,肆意伸展。火红的柿子,灵动娇艳,色泽透亮,晶莹闪烁,累累丰硕。有些柿子,还会在树梢上一直等到满天飞雪之际,晶莹的雪花缠绕柿子飞舞,轻轻落在柿子上,洁白与火红,更显妖娆。

深秋的柿子树,褪去茂密葳蕤的油亮叶子,展露出充满艺术造型美感的树干与枝条,挂满一身红灯笼般的柿子,就是一幅大写意的画作,超然物外,远离尘世,不悲不欢,安详沉默。

看到柿子树,我会想起三毛的诗:“如果有来生,要做一棵树,站成永恒。没有悲欢的姿势,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;一半洒落荫凉,一半沐浴阳光。非常沉默,非常骄傲。从不依靠、从不寻找……”

这些柿子树是什么时候有的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这些树世代代都在,一直都是高高大大,春日萌发,夏日绿荫,秋日红遍,冬日傲雪,走过四季,走过岁岁年年。

柿子树不需要特别精心、耗时耗力耗成本地管理,平常日子里,它总是在那里默默地生长,向下扎根,吸取大地的滋养;向上仰头,接受阳光雨露的润泽,把天地日月的精华幻化为一颗颗饱满的柿子。只有到了收获季节,人们一抬头,才恍然,哦,柿子熟了。柿子树便很欣慰,在微风中摇曳着枝头,尽情展示着那丰收的果实,迎接着人们爬上树梢,用长长的杆子和刀头制成的工具采摘柿子。

成筐成篓的柿子摘下来,是硬硬的、涩涩的,而有一部分熟透的柿子,称为“柿烘”,里面全是甜糯丰盈的浆液,撕开表皮,轻轻一吸,香甜的汁水瞬间入口,一下子就酣畅了全身心。

涩涩的硬柿子可以通过“溲”的民间工艺,变成香、甜、脆的可口滋味。几十年来,在老家的母亲总要“溲”上几篓柿子。她烧好一锅温水,倒入一口大瓷缸里泡上柿子,再盖上棉被保温。过一两天还

要再换一次水。几天后,柿子的涩味就没有了,变得清脆甘甜。柿子溲好后,母亲会分拣成几大包,送给亲戚朋友邻居,捎给在城里的儿女们。吃着母亲溲的柿子,我的思绪便回到童年,那时她总在白天忙各种农活,到了晚上便在煤油灯下烧水溲柿子,柿子刚溲好后,还是温热的,她便迫不及待地把我 and 弟弟从睡梦中叫起来,给我俩每人一个大柿子,让我俩迷迷糊糊地带着睡意啃着。每天放学回来,她总会在炕头捂热一个柿子,让我吃完后写作业。柿子,是我年少时心爱的水果,承载着母亲多少爱意,至今回味无穷。

遗憾的是,柿子不耐储存,经不起长途运输的颠簸。今天,家家户户用各种方法加工柿子,让柿子能够经久存放,走向更远的地方。柿子最多见的加工方法便是晒柿饼。在田间地头、在村口、在自家院落,加工和晾晒柿饼便成了乡村蔚为壮观的景象,随处可见那从树上收获的一堆堆、一串串的红柿子,红遍了田野山川、农家庭院,映红了人们的脸庞。

采摘下来的柿子堆放在一起,人们用削皮器将一个个柿子熟练地旋转削皮,再用灵巧的手法以线绳穿起,挂在专门的木质横梁上。一排排、一挂挂柿子露天晾晒,经过太阳的光照,白霜的洗礼,去皮的柿子很快脱去充盈的水分,由鲜红变成粉白透红的圆圃柿饼。

人们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,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柿子加工方法——可以做柿子酱,将柿子捣成酱后加入白糖、柠檬,一起熬制而成,抹在面包上吃美味可口;可以酿造柿子酒、柿子醋,可以榨压柿子汁,熬制柿子蜜,脱水加工柿子片、柿子干、柿子脯……

柿子树,对于乡亲们而言,是一个村、一个家顺理成章该有的树,是生活的一部分,应该世代代传承下去,看着那枝头招摇的红柿子,那挂在空中晾晒的柿饼,就知道这是知晓节气更迭、安稳过日子该有的东西。

千百年来,柿子树和柿子一直都为中国人所欣赏和喜欢。国宝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里有柿子,国画大师齐白石常画柿子,文人墨客常吟诵柿子,诸如“风在竹檐人在定,鸟衔红柿落柴床”。“柿柿如意”的谐音更是被民间大众所接受,认为柿子树也是有生命和灵性的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## 夜游曹州古城

□孟凡增

暮色初合时,我踏着青石板走进曹州古城。夕阳的余晖还恋恋不舍地挂在城楼的飞檐上,将翘起的檐角染成琥珀色,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加了一层温柔的滤镜。

城门洞开,却不见“千年鼓角声犹壮”的肃杀,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提着灯笼缓步而入。卖糖画的老人坐在城墙根下,铜锅里的糖浆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,金黄的糖稀在他手里三转两转,就变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风凰。我接过糖画,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,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,恍惚间竟尝到了历史的滋味。

灯笼一条街是古城的魂。青砖墙上挂满了各式灯笼,红的如火,黄的似月,蓝的像星子,将暮色中的街巷映照得如同白昼。最妙的是那些手绘灯笼,有的画着牡丹,花瓣层层叠叠,仿佛能闻到花香;有的题着古诗,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的字样在灯光下格外醒目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提着兔子灯跑过,灯笼里的烛光在她脸上投下温暖的影子。

转过街角,忽闻丝竹之声。循声望去,是一座古戏台。台上正上演菏泽梆子,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,水袖翻飞间,唱腔高亢处如裂帛,低回时似清泉。台下围坐的观众里,有白发苍苍的老者,也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。一位拄拐的老人随着节奏轻轻摇晃脑袋;一个小男孩骑在父亲肩头上,入迷地盯着台上的花脸角色,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也浑然不觉。这一刻,时光仿佛倒流,我看见了古时曹州人夜生活的模样——茶余饭后,扶老携幼,听戏赏曲,其乐融融。

穿过戏台,是一条幽深的小巷。两旁的店铺大多已打烊,只有几家酒肆还亮着灯笼。推门进去,扑面而来的是粮食发酵的醇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刻在山村的诗行

□李炳锋

不久前,再次来到黄歇村。此时夕阳西下,暮色乍起,尚能看到大山的轮廓,光线渐渐变暗,空气渐渐变得清凉,半个小时的美好时光——宁静,安静,静谧,是清凉催生的空灵。这是离开故乡多年的我,久违的感觉。

太阳仅有的一点红线已隐去,鸟儿也已归巢,四周的山悄悄地静卧着,或高或低,或浓或淡,山上的草木直立着,把浑身上下所有的绿尽情铺展;没有风,一丝风也没有,周围静得一点声响都没有;山上那成片成片的松树脉脉注视着,我也遥望着它们,天地间雾岚升腾,像一层极薄极大的纱,把万物都罩在里面。

此时,除了我们,街上一个人也没有,唯有那一座座写满岁月沧桑的房舍、石壁静默着。我想,家家户户当下正在做饭或吃饭吧,一家老小在谈论着一天的所见所闻,或计划着明天的事儿。一对老人,沿着院墙溜达。他们的出现非但没有引发山村的响动,反而使村子显得更加安详。此时,小山村在大山的怀抱里闭目养神。村与山相依为命,谁也离不开谁。大山是村庄的守护神,村庄是大山的眼睛。

走在青石板上,心里格外踏实。熟悉的那棵大梧桐树像位慈祥的老人,树上的叶子举起宽大的手掌,表达着爱意;田地里那些亭亭玉立的玉米也是欢悦的,在松软的田地里,它们向苍老的山岗展示着自己的身姿,是稍纵即逝的青春倩影。还有各家各户门口小菜园里的韭菜、茼蒿、芸豆、丝瓜……清凉时刻,也都有了喘息之机,伸展着腰肢,周围有蜂蝶飞来飞去,是低调从容的狂欢。当然,主色调是青与绿,村里一片片的大树小树葱葱郁郁与大山呼应着,互动着,一个个黄红相间的枣儿从叶下探出

香。老板是个中年汉子,正在柜台后擦拭酒坛,见我进来,笑着招呼:“来一碗吧,这是自家酿的牡丹酒,用去年盛开的曹州牡丹泡的。”我接过粗瓷碗,琥珀色的酒液在灯光下流转,轻抿一口,先是微甜,继而微辣,最后化作一股暖流从喉咙直抵丹田。窗外忽然飘来一阵笛声,与酒香纠缠在一起,竟有种说不出的醉人。

夜深了,古城渐渐安静下来。我登上城墙,俯瞰全城。千家万户的灯火如繁星点点,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。护城河像一条墨色的绸带,将古城温柔地环抱其中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,却更衬得这里安宁祥和。想起白天在博物馆所见,曹州古城始建于春秋,历经战火洗礼,几度兴衰,却始终生生不息。此刻的它就像一位睿智的老者,在灯火阑珊中静静诉说着过往。

忽然有凉风吹过,我裹紧衣衫,看见河面上飘着几盏莲花灯。那是游人放的祈福灯,微弱火光在水波中摇曳,像极了坠入人间的星辰。不知是谁在灯上写了心愿,纸页被水浸湿,字迹有些模糊,但那份对美好的期许,却随着流水一直向前。

回到住处时,整座古城已沉入梦乡。只有城楼的灯笼依然亮着,在夜色中勾勒出清晰的轮廓。躺在床上,耳边似乎还能听见远处的梆子声,混着虫鸣,织就一张温柔的网,将我轻轻包裹。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,所谓古城魅力,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厚重,更在于它能让人在喧嚣之外,寻得一方心灵的栖息地。

天快亮时,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盏灯笼,挂在曹州古城的城墙上,看日出日落,看人间烟火,看岁月流转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时,我悄悄熄灭了身上的光,把位置让给新的一天——就像这座古城,永远年轻,永远温暖。

头来,打量着这个清凉的世界。

与黄歇村结缘就是因为书法,严格来说是因为刻石。周三读书会来村里采风,同学们写出一篇篇诗文的同时,发现这里彩石遍布,千姿百态,无规则地自然分布着,千万年的风雨浸淫,石头由青变白,身上的脉络变浅变淡。石头是村里的丰富资源,如何把它们激活,注入人文色彩,是我们跟村支书谢刚苦苦思索的课题。

书法,书法——用书法把石头激活!诗文飘向村子的各个角落,“我的心里涌动着一条河,一旦流出就黑白分明”“万里无云万里天”“诗在,证明我来过”“心有多静,学问有多深”“山当盏泉作酒,我与岁月共斟酌”“喜有图书做伴,最难翰墨同心”“走近你,便是春天”“捧起姥姥土,找回赤子心”“村落是所有人的家园”……林林总总,白石红字,书法艺术的气场初显。

一花独放不是春,若把名家名言请来,将是一个缤纷的世界。于是我们决定把经过时光淘洗沉淀后的诗句,让有名气的书法家书写,然后刻于石上。很快,有着海子、舒婷、艾青、徐志摩、卞之琳、北岛、顾城、桑恒昌等著名诗人的诗句,借助李向东、荆向海、王升峰、丁力、王克泉、肖军等众书家之手,挥洒在彩石上,镌刻在天地间。此举,大大地提高了石刻园的品位。真、草、隶、篆,凝聚着诸多文化元素的鲜红书法线条在房前屋后绽放,书法石刻艺术让古老的山村焕发了青春。

傍晚时分,安坐周三亭中,微风吹来,清爽无比。环顾四处,青山含烟如黛,一弯新月升上半空。月亮是金色的,如一枚勋章挂在天际。月光下的石刻碑,是我们写给山村的一张情书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)